



我用往事读懂你

Memories of the past

吴春玉 / 著

一遍又一遍地，
用往事读懂它，也读懂你自己

济南出版社



我用往事读懂你

Memories of the past

吴春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用往事读懂你/吴春玉著. —济南:济南出版社, 2015.8

ISBN 978 - 7 - 5488 - 1759 - 8

I. ①我… II. ①吴…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9308 号

我用往事读懂你

责任编辑 贾英敏

装帧设计 侯文英 张倩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250002)

网 址 www.jnpub.com

印 刷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50 毫米×23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2.75

字 数 150 千

定 价 29.00 元

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调换。

联系电话:0531-86131736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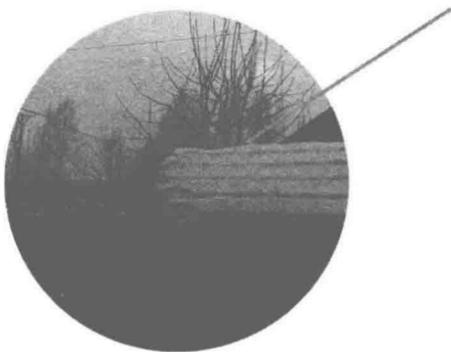
1 花猫	36 蜗牛	70 鞋样子
6 黑狗	41 烤苞米	75 爆米花
10 蟑螂儿	45 耗子	80 白娘子
15 蚯蚓	49 雨帘	85 倒卷莲
20 花大姐	52 棺材	89 饭盒
24 车前子	56 葡萄树	94 腌酸菜
28 婆婆丁	61 搂树叶	98 瓜子
32 汽水儿	65 生肖	102 弟弟



目 录

106 月影	141 村庄	176 引针
110 藏猫猫	146 窗	180 井边花
115 路	151 稗草	184 火炉
120 门	155 火车	189 南迁北徙
125 井	159 鸡蛋糕	
129 捡黄豆	163 牵牛花	
133 冻梨	168 豆沙馅	
137 黄太平	172 发面饼	

花 猫



妈妈在外屋烙饼的时候，油烟从纱窗里一丝丝地透出来，夹杂着熟透了的豆油和油饼的香味。你趴在院子西边的猪圈顶上，红色的瓦片在你的小脚下安稳地待着。你紧了紧鼻子，鼻孔就放大了，那些气味钻进了你的肺，肺传给了大脑，大脑又传给了嘴巴，于是，你的口水就流出来了。你想要吃烙在锅底的那张饼，被油炸得香香的油饼会撑饱你的肚皮，然后你就挺着小肚子睡个长长的午觉。

不过，现在你还不能爬下去吃饼。你要继续往上爬，爬到最顶端，你就能够到西院儿果树上伸过来的果子。果子还没有熟透，被太阳晒着的地方是红色的，被叶子挡住的地方是绿色的。你喜欢吃这样的果子，酸酸的味道会让你每次想起时都不住地淌口水。淌口水似乎是你的强项，二叔和二婶在奶奶家西屋聊天逗你的时候，你就把口水淌在了他们新买的褥子上。你不晓得为什么二叔和二婶的嘴巴就不淌口水，不过管他呢，褥子又不会一直干净，淌上口水洗洗就是了。

你慢慢地挪动着小脚，趴在猪圈顶上就和园子里的苞米秧一样高了，你低下头会看见大白种猪在猪圈里一边吃食，一边甩着尾巴赶苍蝇。你有点害怕，的确是有点高，而且下边还有那么庞大的



于是，你想尽一切办法防备着猫，那只睡在猪圈西侧的大花猫成了你生命里的戒备，以至于戒备着所有像它一样的动物和人。

(摄影：吴春玉)

动物。你觉得还是把头向上看比较好，天很蓝，几块大白云慢慢地向东移动。你马上就要够到猪圈顶西边的果子了。

好不容易蹭到了顶上，你伸手握住一个果子，使劲一拽，“唰”的一下，一个果子就拽下来了，还掉了几片叶子。叶子往下落，一个庞然大物往上冲——你万万没有想到，猪圈顶西侧的果树枝底下睡着一只大花猫！

是的，大花猫被你惊醒了。它冲了上来，四只爪子一下子钉在了你的右胳膊上，你有一种被巨大的“贴树皮”贴在身上的感觉，不，比“贴树皮”还要厉害。“贴树皮”是杨树上的一种毛毛虫，像半根火腿肠那么大，身体上长着非常多的毛。你从来不敢在枝叶茂盛的杨树下玩，因为你曾亲眼看见“贴树皮”贴在张大庄子的后背上，吓得你看见张大庄子都要远远绕着走——生怕他会

把“贴树皮”弄到你的身上。

而现在,你的右胳膊上贴着一只比“贴树皮”大好几百倍的大花猫,它还有非常尖利的爪子,爪子就嵌进了你的肉里。你“哇”地哭了起来,一边哭喊,一边用左手抓猫的脑袋。大花猫也凶狠地叫,越叫爪子蹬得越厉害,爪子蹬得越厉害,你的右胳膊越血肉模糊。你吓得腿都软了,全身发麻,哭得快憋了气。

你和大花猫的搏斗惊动了正在吃食的种猪,它可能以为天打雷了——因为你们就在它的房顶上厮杀。你脚下的瓦片松动了,你就要滚到猪圈里了。

你战胜不了大花猫。

它有尖利的爪子——就在你的右胳膊上,你用血和肉感受到它的尖利。

眼泪、鼻涕和口水被猫搅得你满脸都是,你看不清猫的脸,你的呼吸开始短促,你希望在外屋烙饼的妈妈出来救你。

但妈妈没有出来,因为烙饼的声音掩盖了你已经抽泣不成声的叫喊。

后来,正好爸爸铲地回来。爸爸用锄头赶走了大花猫,把你抱了下来。你趴在爸爸的肩膀上抹眼泪,从爸爸的肩膀上看到种猪又在一边吃食一边甩着尾巴赶苍蝇,看到猪圈顶上落下的果树叶,你的右手里还攥着刚才拽下的果子。

也许就是那个时候,你还五六岁的时候,被大花猫挠过胳膊之后,你再看见猫时,身体就不由得发麻,尤其是右胳膊,会一阵一阵像被电击了一样。

那只大花猫不是你家的猫,你也不知道是谁家的。

你家里也有猫,也是花猫,不过要比和你搏斗的那只小很多,但是你不再碰它们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爸爸会把猫从天棚的洞口放进去,猫会在天棚里抓耗子。有时候你会担心猫会半夜偷偷从天棚里跑出来,钻

进你的被窝，在你幼小的胳膊上恶狠狠地抓上几道血糊糊的印子。你黑夜中盯着那个洞口看，猫却始终没有偷偷出来。

猫出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它有时候嘴里叼着一只耗子，鼻息很重地跑到墙角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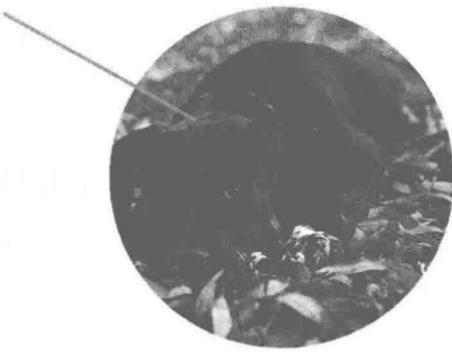
几乎家家都有猫，你走到哪里都能看见猫。有人在的时候你装作无所谓的样子，你心里却做好了防备，你想象着万一猫扑过来你要怎样对付它。不过，有人在，你总会放心一点，因为他们会帮你。要是没有人在，你宁愿绕很远的路，也不要经过猫的地盘——就像你绕着张大庄子走路一样。

其实，你也知道猫很少平白无故地攻击人。可是，那场猪圈顶上的搏斗始终没有在你的心头散去，以至于在你成长的年月里，时时都有猫的影子。在你费心地想要伸手拽某个果子的时候，它们就会冲出来，瞪着圆圆的眼睛，伸出爪子抓到你的右胳膊，尖利的爪子透过胳膊刺痛你的心。

于是，你想尽一切办法防备着猫。那只睡在猪圈西侧的大花猫成了你生命里的戒备，以至于戒备着所有像它一样的动物和人。在这样的戒备里，你不安地躲着它，可它却时常地来到你的梦里，让你年幼的身体和灵魂时不时地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惊吓。

你觉得真的要保护好自己，要做好充足的防备。当你再想要伸手拽果子的时候，你学会了先要把自己武装好，或者左手里拿好一根棒子，万一不小心又有一只大花猫冲出来，你会一棒子打过去。

黑 狗



你对狗有一种特别的厌烦，或者说你对所有缠着你的事物都有一种厌烦，这种厌烦在你幼小的内心中隐藏着。它像一个小鞭炮，当你不被缠着的时候，它就在你心里安稳地睡着觉，一旦你被一些讨厌的事物缠着的时候，小鞭炮就会“啪”的一声炸响，把你头炸得嗡嗡响，然后你就开始对着那些东西张牙舞爪，大喊大叫。

你想这些的时候，你正在院子里的电表杆子旁看着你家的黑狗大口大口地舔着你刚刚扔过去的骨头。黑狗的脖子上拴着一条大铁链子，铁链子的另一头拴在了狗窝门上。两个月前，黑狗脖子上拴的不是铁链子，而是一根粗一点的皮绳子。皮绳子根本拴不住黑狗，它总是能把皮绳子咬断，然后大清早地跑到房门边一个劲地挠着铁皮门。狗爪子划过铁皮门的声音实在是有点像一场诅咒被施在了人身上的感觉，从耳朵根一直疼到脑袋里，都能感觉到整个身上的毛孔都惊悚得张开了。任凭你把枕头被子都压在耳朵旁都躲避不掉，那种声音伴着黑狗汪汪的叫声让你们一家人都睡不好觉。这个时候，爸爸会愤怒地爬起来，冲到门口把黑狗赶回狗窝。可是，当爸爸重新回到被窝，黑狗就又离开了狗窝——它就是这样，以它的方式在和爸爸玩着一场回窝离窝的游戏。

后来，爸爸到集市上买回来一条铁链子，黑狗是咬不断铁链子

的，所以现在它只好在铁链子能达到的范围内活动。但是，它从来没有安分过，它总是会去扑抓它的邻居——鸡。鸡窝和狗窝是挨在一起的，本想着让黑狗帮助鸡看好家门，可是它倒好，不但不能看家，还开始窝里斗。狗扑向了一只刚下完蛋的母鸡，母鸡下完蛋的叫声本来就是絮絮叨叨的——那个声音曾在你午睡的时候不断地响起，以至于你总会梦见自己去捡鸡蛋。黑狗扑向母鸡的时候，母鸡“嘎”的一声飞了起来，虽然没有飞多高，但是这一飞还是跳出了黑狗的铁链范围，翅膀扑棱起的尘土中有股重重的鸡毛的味道，黑狗就在这个味道里对着母鸡汪汪地叫。

母鸡只会逃，除了老鸨子。母鸡自己孵出鸡仔儿之后，就被叫作“老鸨子”。你家的母鸡里没有老鸨子，所以和黑狗抗衡的只有公鸡。公鸡被黑狗缠着的时候，会扑棱起翅膀张开大嘴啄黑狗，这是公鸡的独门绝技，公鸡和公鸡之间就是这样打斗的。公鸡和黑狗的决斗从来都是公鸡胜出，那也是你所希望的——连一条被拴着铁链子的黑狗都打不过，还配是公鸡吗？若一条拴着铁链的狗还能打败公鸡，那这条狗是要好好教训一下了。

你刚才就是去鸡窝里看看有没有鸡蛋，可是你刚走到黑狗的活动范围里，这条讨厌的黑狗就摇着尾巴蹭到你的脚边来。你十分厌恶黑狗对你献媚。以前黑狗还是小黑狗的时候，你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还在你的腿脚边闹个不停，甚至你要迈出一条腿的时候，都像有一堵墙挡着，你又踢不走它。你去捡鸡蛋的时候，它又来了。你马上站好，指着它大声叱喝，它稍微愣了一下，继续跑过来，你心里的小鞭炮就这样又被点爆了。

你扯着嗓子大喊，叫它滚开！叫它不要再缠人！叫它给你回窝里好好趴着去！

它才不听呢！

脸皮真厚！

你又蹲下身，假装捡石子——村子里所有的狗都害怕这一招，

这是那些狗最大的弱点。你蹲下身，假装捡石子，再站起来，扬起胳膊，往前假装一扔，狗就会被吓跑。你曾一度对很多拦路的狗使出这一招，这时，你对黑狗也使出了这一招，果然，它撒腿就跑回了狗窝。

与狗的对峙，其实，就是一场虚假的斗争。

你拍了拍裤腿上的尘土和黑狗身上掉下来的毛，走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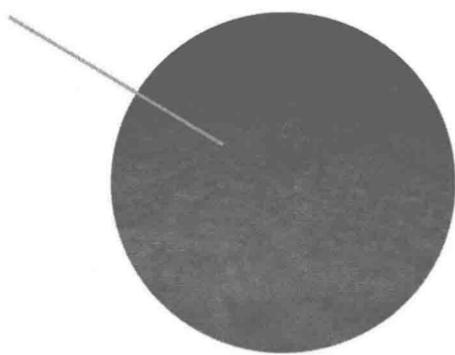
你回到了屋里，黑狗又爬到了窝外。

你看到锅台上还有几根剩下的肋巴骨，你拿了一块大的走出来，扔给了黑狗。

黑狗冲着骨头跑过去，叼到狗窝边开始吃起来。你看见黑狗的毛实在不成样子，有的毛已经掉了，换上了新的毛，有的毛还没有掉，厚厚的像破棉花，整个狗的样子就像每年都要来村子里讨饭的乞丐。掉了的狗毛缠在铁链子的缝隙里，你真想从井里打上一桶水，给它从头到尾浇一下。

趁着黑狗吃骨头的当儿，你回屋里睡午觉了，你才不想傻呵呵地倚在电表杆子那儿看着它。难得的鸡犬安宁，你可不希望自己再梦见捡鸡蛋或者看鸡狗大战了。

蛐蛐儿



入秋的时候天就变凉了，晚上的时候，院子里的白菜叶子上就会慢慢结上一层霜。月亮照在白菜叶上，白菜的绿色就定格下来，那样的绿色里有一种冰凉的感觉。你很想把白菜搬到你家炕头上焐一焐。你家的炕头很热乎，你很喜欢把肚皮贴到炕头上烙一烙，炕头的热气会通过你的肚皮一点点渗透到肠子里，你能感受到晚饭吃的茄子在肠子里慢慢变热。一起变热的还有你喝进肚子里的凉水，凉水变成热水，热水变成热气，热气变成一个屁，“噗”的一声放出来。

再干脆的屁也没有蛐蛐儿的叫声那样响亮，一个屁放出来，很少会再放第二个屁——除非那天吃的豆子太多了。而蛐蛐儿的叫声却是一声接着一声，“瞿——瞿——”，有时候一声叫得很长，很缓慢，有时候却叫得很短促，更多的时候是两三声两三声那么连着叫，叫得你的耳朵都跟着一直鸣叫。蛐蛐儿的叫声在冰凉的秋夜显得那么清亮，像是在呼唤什么。

你悄悄爬出被窝，披上一件小衣服，拿着手电筒小心地走到外屋门旁的墙角。爸爸妈妈以为你起夜了，其实你想看蛐蛐儿怎么叫。你知道公鸡怎么叫，公鸡是站在你家东边的小矮墙头上扯着

脖子对着天高昂地叫，有时候脖子上还会抖落一两根鸡毛；你也知道狗是怎么叫，你家的黑狗是张开大嘴对着人愤怒地叫，你想不明白它合上嘴时怎么就咬不到舌头。可是，蛐蛐儿是怎么叫的呢？竟然能叫出像春天的时候你用小柳条做的小叫叫儿那样清脆的声音，你想要趁着它叫的时候好好看一看。

这只蛐蛐儿就躲在墙角的缝隙里，你摸黑顺着叫声一点一点走近它。和它应和着叫的还有外面墙根儿底下的蛐蛐儿，那里大概还有两三只。不过，你想着大概所有的蛐蛐儿都是一样叫的，因为它们的声音都差不多，你看清楚这一只，就知道所有的蛐蛐儿是怎么叫的了。

晚上的空气真的凉了，从门缝里挤进的凉风吹到你的腿上，也吹到了你的肚皮上，你好不容易焐热的肠子里的茄子又变凉了。不过，没有关系，你顾不上这些。你的右手里捏着手电筒，手电筒还没有打开，你怕蛐蛐儿见到亮光会停止鸣叫。你悄没声地蹲下身来，大腿和小腿接触的时候凉得有些发痒，你用左手轻轻地挠了挠大腿，眼睛还是盯着墙角的缝隙。借着月光，你看见那里有一个小黑点，像手指甲那么大，你知道那一定是鸣叫的蛐蛐儿。

你慢慢地用手电筒对着它，慢慢地把手电筒打开，就在一束光照在缝隙的那一刻，你真切地看见了它，它的后腿和翅膀颤抖了一下就伏在那里，一动不动。你也一动不动，手电筒的光就停在那里，像动画片里的追光灯打在猫和老鼠的身上一样。此时，你眼前的这只蛐蛐儿就是动画片里的主角，它是那么可爱。

蛐蛐儿不动的时候声音就停止了，你也停止了。你可不想让蛐蛐儿知道有个小孩儿在注视着它，所以你要让蛐蛐儿以为这束光是突然亮起来的，不是为了看它怎么叫才亮的，否则它就会被吓跑了。

就这样停止了好一会儿，你们谁都没有动。你又把手电筒关